

談古籍刻工及其工具書整理現況-- 兼考東海館藏《西漢文類》刻工

郭明芳*

版本學教科書談古籍鑑定時必談以「刻工」作為鑑定版本方法之一。所謂「刻工」就是雕版印刷興起後，一群以雕印書版為業的工人之稱。雕版印刷發展至宋代，逐漸取代手抄書，對傳統行業或知識傳播帶來深遠影響。南宋以降，臨安（杭州）刻工聚集，書肆林立，出版蓬勃發展，形成當時出版中心。而新興「刻書業」也在此時應運而生，刻工靠著純熟技術，在促進出版事業發展甚鉅。一位刻工養成到可以獨立作業絕非一兩天可成。蓋需要累積經驗故也。換句話說，一位十五、六歲少年，從拜師學藝，到可以獨立作業，至少也要廿歲。而一位刻書匠的刻書事業精華當在三、四十歲左右，之後因年老力衰逐漸淡出。

這群刻書版的工人多默默無聞，史志未傳，然今日得據以作為鑑定古書方法之一，純為無意之舉。「刻工」以刻書為業，一位技術純熟得堪此業的工人，終其一生所刻之書，至少非一部、兩部書；又有一書可能經數人刊版而成。某刻工刻完一塊又一塊書版後，將之交給書坊同時，也因為一部書書版多達數十、數百，甚至上千、上萬，書坊所聘請刻工必然不只一人，要如何確保（認）某書版為某人所刊，亦即各刻工利益，只有在某所刊之書版上做記號，或書全名、或書一字，或書記號等。這就是為何書版上留有刻工文字的源由。就因為這樣的情形，倘一書不明其年代，又無牌記、序跋等可供辨認，吾人大略可以從「刻工」資料考訂之。這無意中留下的「刻工」文字也成為後人得以據以訂刊行年代基礎。

著錄刊工則可見於各種藏書題跋、目錄或藏書志之屬，然多散見，未經整理。古藏書家以刻工判別某版本，多半因為經眼古籍之多，加上也通讀這類目錄、題跋所致。而最早整理這類資料且有成績者，就是日人長澤規矩也（1902-1980）。渠撰為〈宋刊本刻工名表〉（《書志·學》第二卷第二號）、〈元刊本刻工名表〉（《書志·學》第二卷第四號）等文章，這兩篇文章，後來也被譯為漢文引介入中國（見《圖書館學季刊》第八卷第三期），影響甚大；但所見材料有限，仍有不足。之後陸續有多種這類索引整理出版。以下筆者所見，依出版時間與時代先後簡介如下：

*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

1. **李國慶**〈宋版刻工表〉(《四川圖書館學報》1990年6期, 1990年6月, 頁1-52)

本篇為李國慶先生就長澤的缺漏, 重新就所見宋版古籍與書目、題跋中的刻工輯錄, 共收宋代刻工五千個。其所輯錄範圍較為廣泛, 惟發表於期刊, 較少為人所知、利用。

2. **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市: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12月, 重印版, 406頁)

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是首部以專書形式出版的刻工工具書, 印行時間約略與前述李文同時。作者從事古籍買賣, 經眼古籍億多, 透過經驗累積, 將所經眼的古籍輯錄宋元兩代圖書中的刻工四千五百人。是書所錄略少於李文, 然兩者有時顧此失彼, 亦有參考價值。是書2012年12月有重印本。

3. **周叔弢**《宋刻工姓名錄》(北京市: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09年7月, 上冊, 頁383-528)

藏書家周叔弢(1891-1984)經眼古籍多, 尤其宋版書。本書為其所經眼宋版書的刻工一一記錄。惟此書一直以稿本形式保存於周氏處, 近幾年來始為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輯入《周叔弢古書經眼錄》上冊中。

4. **趙彥龍**〈西夏版書籍刻工名表初探〉(《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3年2期, 頁55-58)

據該文摘要稱, 「本文結合黑水城出土並已被西夏學專家翻譯公佈和介紹的西夏版書籍的序言、跋尾和題款等內容, 對西夏部分雕版印刷書籍的刻工進行搜集、整理、分類和歸納, …」

而從此亦可見到, 遼或金刻書刻工尚未有人整理彙整。

5. **潘國允、趙坤娟**《蒙元版刻綜錄》(呼和浩特: 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1996年) 本書主要收元代版刻及刻工情形。

按, 以上屬於元以前刻工工具書。

6. **李國慶**《明代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市: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617頁)

當時服務於「上海圖書館」的沈津、任光亮諸人即有從該館所藏明本中輯錄刻工, 後得知李國慶將整理明版刻工, 遂將資料贈送於李。因此, 本書除圖書資料外, 有很大一部份是上海館所藏明本刻工資料, 而且本書也是為鑑定明代版刻重要工具書。本書一如前部作者整理宋代刻工表一樣, 收錄範圍頗廣, 共得明代刻工五千七百餘人(冀淑英序)。

7. 冀淑英〈談談明刻本及刻工－附明代中期蘇州地區刻工表〉(《文獻》1981年1期, 1981年3月, 頁211-231)

本文附錄部分為作者整理輯錄明代中期蘇州刻工表。

按, 以上屬於明代刻工工具書。

8. 張振鐸《古籍刻工名錄》(上海市: 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6年, 275頁)

本書所收刻工為宋迄清者, 惟所收過少, 失收頗甚。

9. 瞿勉良《中國古籍版刻辭典》(濟南: 齊魯書社, 1999年2月)

渠是書主要就歷代版刻及刻工刻書情形整理, 屬於辭典性質。然亦有若干因所見不足而致誤。

按, 以上屬於通代刻工工具書。

當然這類索引的出版提供許多便利性, 但依然存在著缺點: 那就是遺漏頗多。以宋代古籍刻工而言, 宋代出版業盛行一時, 刊行圖書也多, 亡逸者也多, 再加上沒有一部索引可以將所有宋刊古籍刊工列入, 故吾人在以刊工鑑定古籍時仍須交互比對同類書與各類題跋、目錄。除此之外, 今人所編藏書志之屬也需加以留意, 如《(台北)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等書。因此, 一部通代或斷代容納百川式的「刻工名錄」的編纂是有其迫切性與必要性。

筆者為何如此認為? 其實從東海所藏《西漢文類》刻工就可以看出這樣的情形。「東海大學圖書館」鎮館之寶乃南宋初年刊印《西漢文類》。該館早年曾委請屈萬里(1907-1979)先生進行鑑識, 先生考訂為「南宋紹興年間」刊本; 是書雖屬殘卷, 但不管是內容會形式來看都屬於珍稀無價之物。而有關於此書考述, 詳謝鶯興先生〈西漢文類概述〉一文, 此不贅述。惟見所列刻工有多處因漫漶或有疑慮, 遂撰本文加以考訂。

《西漢文類》刻工, 根據《東海館訊》143期「善本書目」欄「《西漢文類》」條即有條列所見刻工姓名。現以瞿勉良《中國古籍版刻辭典》(下簡稱《瞿典》)查找相關刻工及其事蹟, 得如下表,

| 姓名 | 活動時代與地域 | 簡筆 | 瞿氏《版刻辭典》著錄所刻書 | 頁碼 |
|----|----------|-----|---------------------|----|
| 于昌 | 南宋紹興南宋刻工 | 于、昌 | 龍龕手鑑 | 11 |
| 王因 | 南宋初期杭州刻工 | | 文粹、文選注(明州)、龍龕手鑑、新唐書 | 40 |

| | | | | |
|----|-----------|--------------|---|-----|
| 王固 | 南宋初期杭州刻工 | | 龍龕手鑑 | 47 |
| 包正 | 南宋初期杭州刻工 | | 經典釋文、事類賦注、禮記注、廣韻、春秋經傳集解、水經注、史記集解（補版） | 117 |
| 朱礼 | 南宋紹興間杭州刻工 | 礼 | 樂府詩集、龍龕手鑑、文粹、資治通鑑、漢官儀、文選注、徐炫文集 | 140 |
| 孫格 | 南宋紹興間杭州刻工 | 孫（？） | 漢書注 | 196 |
| 孫源 | 未見 | 孫（？） | | |
| 劉仲 | 南宋紹興間刻工 | | 漢書注、後漢書注、白氏六帖事類集、宛陵集、文選注（袁說友本、明州本）、黃朝文鑑、國語解、金石錄、山海經傳、輿地廣記 | 161 |
| 劉益 | 南宋紹興間杭州刻工 | | 舊唐書、臨川先生文集 | 169 |
| 江政 | 南宋紹興間杭州刻工 | | 爾雅注、文選注（明州）、資治通鑑目錄 | 178 |
| 江用 | 未見 | | | |
| 江式 | 未見 | | | |
| 李攸 | 南宋紹興間刻工 | 李 | 新唐書 | 220 |
| 吳仲 | 南宋淳熙間刻工 | 吳（？） | 呂氏家塾讀詩記、坡門酬唱集、史記集解、東坡先生詩集、歐陽文忠公文集、春秋經傳集解、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後漢書注 | 240 |
| 吳邵 | 南宋紹興間杭州刻工 | 邵（？） 吳（？） | 唐文粹、舊唐書、外台秘要方、漢書注（補版） | 242 |
| 余集 | 南宋初期杭州刻工 | | 經典釋文、春秋經傳集解、編年通載、漢書注（補版） | 266 |
| 沈紹 | 南宋紹興間杭州刻工 | 沈（？） | 龍龕手鑑、樂府詩集、資治通鑑、徐公文集、唐文粹、文選注（明州） | 280 |
| 沈沼 | 未見 | 沈（？） | | |
| 宋祥 | 南宋嘉定間刻工 | 祥、宋（？） | 愧鄉錄 | 286 |
| 宋道 | 南宋紹興間浙江刻工 | 道、宋（？） | 世說新語、資治通鑑目錄、文選注（明州）、漢官儀 | 287 |

| | | | | |
|----|-----------------------|------|---|-----|
| 邵興 | 未見 | 邵（？） | | |
| 陳乙 | 南宋紹興間刻工 | 乙 | 龍龕手鑑 | 317 |
| 陳錫 | 南宋初期紹興刻工 | 錫 | 周易注疏、周禮疏、禮記注、尚書正義、毛詩正義、水經注、經典釋文、廣韻戰國策注、是類賦注、樂府詩集 | 339 |
| 范興 | 元天曆間刻工 | | 新唐書 | 353 |
| 周志 | 南宋紹興間刻工 | 志 | 通典 | 383 |
| 周浩 | 南宋紹興間天台人，刻工 | 浩 | 舊唐書、樂府詩集、密庵和尚語錄 | 387 |
| 胡杏 | 南宋紹興間杭州刻工 | 杏 | 樂府詩集、漢官儀、龍龕手鑑、資治通鑑、徐炫文集、昭明文選、唐文粹、儀禮疏（補版） | 412 |
| 霍仲 | 「顧仲」，或署「雇中」，南宋初期紹興間刻工 | | 龍龕手鑑、周易正義、三國志注、新唐書（補版） | 464 |
| 顧忠 | 「顧忠」，或署「雇忠」，南宋初期杭州刻工。 | | 周易注疏、三國志注、廣韻、事類賦注、樂府詩集、水經注、毛詩正義、白氏文集、編年通載、儀禮疏（補版）、史記集解（補版） | 465 |
| 徐彥 | 南宋紹興浙江刻工 | | 禮記注、春秋經傳集解、龍龕手鑑、資治通鑑目錄、外台秘要方、文選注（明州）、三蘇先生文粹、徐公文集、漢書注（補版）、論衡（補版） | 487 |
| □常 | 未見 | 常 | | |
| □皇 | 未見 | | | |
| ？ | 未見 | 升 | | |

從上表很清楚可以知道《西漢文類》書版主要是南宋初期浙江（杭州）刻工所完成。這也符合此書著錄「紹興十年刻本」之實。在這張表中有些未見著錄，這是很自然的。蓋刻工並非大人物，史志無傳，現在之所能知道這些人姓名，乃無意間留存於書版之故。我們知道書版有鐫有刻工名字單純只為計算自己所刻版數，用以計應得酬勞之故。然而上表有幾處頗有問題，現一一提出考訂。

1.沈紹，沈沼

按，「紹」、「沼」二字或字形相近，因此刻工在刻時隨便，加上版片漫漶

不清所致，實應一人。按，刻工會將姓名刻於書版，前已說過，純粹只為計酬用以標識。因此，他們大多不會工整刻下姓名，甚至簡單或隨便刻下屬於自己的記號。再加上書版刷印一定會磨損，造成印面漫漶。

2. 頤忠

按，「頤」或因形近「顧」的異體字而誤判。以下先列網路版《教育部異體字字典》引《干祿字書》、《玉篇》例字，可以見到這樣情形，非虛妄也。故「頤忠」或即「顧忠」之訛。



「顧」字異體

又「雇」或簡作「顧」，原因如上「沈紹」條所云。而「中」、「忠」、「仲」三字字音相同可互通之故。如此造成一名多種寫法純粹只是刻工為表明某書版為自己所刻，用以計算薪資而已。我們又從《瞿典》所列二人所刻書版亦與《西漢文類》刻工所刻書版重複，故此二人實同為一人。

3. 吳仲

按，《瞿典》所引作「淳熙間刻工」。又王肇文《古籍宋元刻工姓名索引》所引，除稱如上述「淳熙間刻工」外，又有一條作「紹興」間刊印《史記集解》者（見該書頁 317），應該就是與刻印《西漢文類》的刻工具有時、地相關連性。蓋從《史記集解》刊工看，亦有刊印《西漢文類》，如包正、頤[顧]忠者，可以得證。《瞿典》誤同名的二人為一人。

4. 范興

按，《瞿典》作元時「天歷」間（1328-1329）人。又「臺北國圖」藏一部 16 冊「元昭武謝子祥刊明代修補本」宋楊復撰《儀禮圖》，前有「紹定戊子正月望日秦溪楊復自序」，並有元代刻工數人，其中亦有「范興」者。元代有「范興」，而此書是元代所補版？抑或宋代亦有同名刻工？

查李慶〈宋版刻工表〉（《四川圖書館學報》1990 年 6 期）著錄潘宗周《寶禮堂宋本書錄》著錄宋本《唐書》刻工有「范興」者。其時代如何，《寶禮堂宋本書錄》（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8 月）云：

《本紀第一》首葉版心有「己巳冬德謙刊」。按，南宋有三己巳，一為

高宗紹興十九年，次為寧宗嘉定二年，三為度宗咸淳五年。是本書法鐫工已有南宋晚年風氣，至早當為第二己巳。然何以寧宗諱字及嫌諱無一缺筆，殊不可解。(頁 186)

潘氏從主觀、直觀認為是第二己巳，即寧宗時所印；但從避諱角度看，又無法解釋為何不避寧宗諱。筆者以為版本鑑定固然可以直觀法為之，但直觀有時過於武斷，仍須有其他證據佐證，並秉持「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原則。如以第一己巳，紹興年間，所刊，潘氏疑惑自然可解。從潘氏書所記錄的刻工看，錄有全名者有三，王君粹、程元與徐文三人。以下筆者就相關工具查找，或有所刻之書在紹興年間，或有合於《西漢文類》刻工所共刻者，現列於下：

| | 李文 | 王書 | 《瞿典》 |
|-----|---|---|---|
| 王君粹 | 周禮（岳氏刊本） | 唐書（咸淳本）、五代史記 | 元大德間刻工 |
| 程元 | 唐書、五代史記（宋慶元本） | 唐書（咸淳本）、五代史記 | 元大德間、明崇禎間兩刻工 |
| 徐文 | 春秋公羊釋義（紹熙 4 年撫州重刊本）、國語解（南宋初年本）、後漢書（紹興本）、皇朝文鑒（端平本）、龍龕手鑑（孝宗浙本）、南齊書、尚書正義、史記、說文解字（杭州本）、唐陸宣公集、唐書、王文公文集 | 春秋經傳集解、公羊經傳解詁、史記、漢書、後漢書（紹興本）、三國志、南齊書、唐書、國語解、陸宣公集、王文公文集、皇朝文鑒、太平寰宇記 | 南宋紹興間浙江刻工。史記集解、漢書注、後漢書注、三國志、宋書、南齊書、魏書、太平寰宇記、王文公文集、龍龕手鑑、尚書正義、春秋經傳集解、公羊經傳解詁、說文解字（杭州本）又列有端平間、明萬曆間刻工兩人。 |

從「徐文」例亦可證為第一己巳之說。因此，「范興」當為當時刻工名，而另兩人亦當屬紹興間刻工，亦足補一般刻工錄之失收。

5. 宋祥

按，《瞿典》作「嘉定」時（1208-1224）刻工，刻過《愧郊錄》。《愧郊錄》宋刊書版共三百一片，依刻工所刻多寡，整理如次：「曹冠宗 22 片。石昌、曹冠英、丁松、李仁 18 片。劉昭、王顯、王僖 13 片。金滋 11 片。董澄、王遇 12 片。吳彬 7 片。馬祖 6 片。宋芾 5 片。宋、王寶、沈昌、沈思恭、丁良 4 片。曹、吳椿 3 片。蔣榮祖、曹??、范文、**宋祥**、宋瑀、宋棊、高文、李

涓、王壽 2 片。朱春、金鉉、松、吳松、劉興、蔣榮、王、宋先、金祖、王中、尤仁、馬烈、唐貴、王椿、唐亮、方先、范中、沈敏、林芳、丁佐 1 片。另有不清 1 片、未署名 9 片。」

月十一日 詔秘閣試制論科於九經兼經
 正史孟楊荀國語及注內出題其正義毋出
 又 國初以宰相撰題 紹聖元年 命翰
 林學士林希撰題 乾道七年九月 命宰
 相葉衡撰題是皆 國家科目沿革之制先
 後互攷尤可見其變也初 熙寧變更王荆
 公用事惡人議已欲撼成制二年十二月九
 日始 詔削制科恩數迄於罷舉 紹聖章
 享奏對遂有復科無補謝宗王當司馬榘等
 皆極踈謬之說是不足論而 皇祐五年八
 月試者十八人時宰相密諭考官只放一人
 過閣惟太祝趙彥若與選及對策又黜之則
 深可為 治朝惜若 嘉祐八年六月十七
 日詔制科十七人趙高等權罷將來科場便
 赴秘閣就試蓋一時有所不暇非故事也然
 天聖 嘉祐之詔 紹興之議攷之素行
 又為取人之要云

追冊后

之可按此制非 中興後在承平時已有之
 蔡條鐵圍山叢談曰 國朝之制立后建儲
 命相於是 天子親御內東門小殿召見翰
 林學士面諭旨意迺鎖院草制付外施行其
 他除拜但廟堂僉議進呈事得允然後中書
 入熟第使御藥院內侍一負持中書熟狀內
 降封出宣押當直學士入鎖院竟迺以內降
 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有闕則中外側耳
 聳聽一報供張小殿子必知 天子御內殿
 者迺命相矣 太自上即位已來尤深考
 廟雖九禁至密亦不得預知獨自語學士以
 姓名而命之也及晚歲雖倦萬幾然每命相
 猶自擇日在宣和殿扎其姓名于小幅紙緘
 封垂于玉柱斧子上俾小璫持之導駕于前
 自內中出至小殿子見學士始啓封焉然則
 小殿子又當在內東門今所紀惟於便殿則
 南渡草創蓋惟存其名意而已不必盡合舊
 制也

宋本《愧鄭錄》中所見「宋祥」字，

以一位能獨立作業刻工養成而言，至少得經歷數年學習方能堪任此業。《西漢文類》為紹興十（1141）年刻成，至少刻工應該已 20 歲。以此為基礎，宋祥至嘉定（1208-1224）初，應該將近 90 歲老人，於理不合。當然也有可能同名，或館藏是經補版而成，但這些均無證據顯示這樣可能性。唯一可能就是原書文字漫漶，或原刻書者隨意為之，造成辨認時導致誤判。

筆者會這麼說也非隨便臆測。查王肇文《古籍宋元刻工姓名索引》「《龍龕手鑑》」條所列刊工有一「朱祥」者，此人應該就是這裡的「宋祥」。蓋「朱」、「宋」二字形近，「朱」字第一橫筆若稍微右勾即似「宋」字，或因版面漫漶而致誤。又從上表引述刻有《龍龕手鑑》者，有于昌、王因、朱礼[禮]、沈紹、胡杏、陳乙諸人，或可知這樣的推測亦近矣。又據王肇文書所列朱祥刊印書籍，亦有合於館藏《西漢文類》刻工所共刊者，如《資治通鑑》、《徐炫文集》、《昭明文選》、《文粹》、《樂府詩集》等。從此來看，「宋祥」實「朱祥」之訛。

我們從以上諸表以及《愧郊錄》刻工刻書情形也可以見到一件有趣事情。那就是各刻工雖有共同刊印某書籍，但絕大多數刊印書籍絕不相同。從這裡看，或許當時刻工並非依附書坊工作，而是「個體戶」。官衙或書坊（出版社）有某書要刊印，自薦刻書，分配刻印配額，其後並以所刻書版領取酬勞。這樣的習慣一直延續到明清，明末蔣應鎬刊印《有圖山海經》，其中刻工劉素明就是從家鄉建陽，再到金陵、蘇州，最後輾轉到杭州各書坊從事刻板。

當然，「刻工」在版本鑑定有其重要性，筆者在本文開頭即有說到，但也不是唯一方法。我們從事版本鑑定時，需從所見古書的各種情形作綜合判斷。這或許是老生常談，再也還是得再三地強調。在此引述李國慶〈明代刊工姓名索引序〉以作本文結束：

刻工是鑑定古書版本的一項重要根據，但不是唯一的根據。在利用刻工鑑定古書版本時，還應當考量被鑑定書的其他參考方面，諸如行款、牌記、刻書風格、紙墨裝幀、序跋、諱字及內容等，以及刻工同姓名問題，印版補刻、翻刻及影刻等問題，只有對古書進行綜合考察，其版本問題的解決才近乎合理和科學。